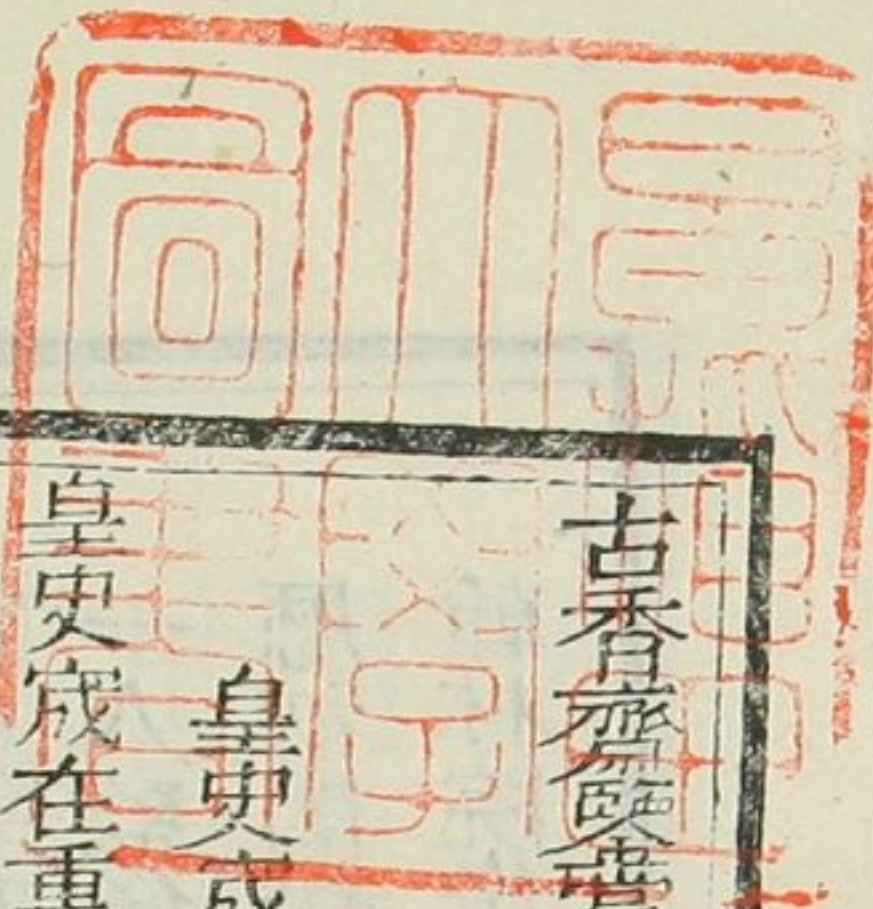


74
6396
3



門 74
號 6396
卷 3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十三

皇史宬

北平孫承澤著

皇史宬在重華殿西建於嘉靖十三年門額以史為史以
成為成左右小門曰豐歷以龍為龍皆自上製字而手書
也中貼列朝實錄及寶訓每一帝山陵則開局纂脩告成
焚稿椒園正本貼此實錄中諸可傳誦宣布者曰寶訓成
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臺永陵定陵各占一臺
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十三

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1.7
朱

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宋宰相皆兼史官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皆史官也明初猶設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爲起居注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永樂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後不知廢於何時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遇有纂修以勲臣爵高者一人監脩閣學士爲總裁翰林學士爲副總裁至萬曆初閣學士張居正言國初設起居注後定官制設翰林院脩撰編檢等官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

有所罷廢也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闕略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曰古左右史卽今編檢等官今居此職者弗盡乃事何也是記錄之職本自脩官而臣下曠廢之耳邇者纂修世宗穆宗實錄臣等祇是總裁凡所編輯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官職廢致然也今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切

又每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卽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洩者皆得知聞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錄聖諭詔勅冊文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編纂仍遵照祖制除御殿外例內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給事中之上午門列御座西稍南專記注言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輒書至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恐有宣洩則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銓次其諸司章奏該科奉旨發部卽全抄送閣

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祇備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待異日之考求所貴核實不尙文詞不得妄以己意及輕信傳聞爲褒貶每月終史官編草稿爲七冊一起居六冊六曹于冊面記年月記史官姓名送閣驗訖卽投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印封如前永不開視旨允行一日神宗顧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曰莫使起居聞知聞則書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元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

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付史館蓋起居之廢其職自元已然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明之實錄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明之實錄乃國初諸人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

大學士王鏊云前代修史有起居注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通知典故所紀君臣言動皆得之親覩記後世讀之如在目前我朝翰林皆稱史官立班雖近螭頭然猶遠在殿下未能執筆左右成化以來職纂修

者惟取六部前後章奏分爲十館以年月編次成書總裁官惟略加刪削便稱實錄不知後世將何憑以成信史乎竊惟國家二百餘年制度文爲咸正罔缺惟正史未有成編將來何所考信王文恪慮之甚是至萬歷年間閣臣陳于陛請修正史詔從之於是開館分局集累世之實錄采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忽遭天災化爲煨燼史事益屬茫然矣然古今正史自遷固外如左邱明范曄陳壽王隱干寶裴子野習鑿齒袁宏之倫各有藏史傳之永久不必皆

世史也倘一日開弘文延儒碩實忌諱之網採稗官家乘之言博覽廣詢寧無左邱明董贊成筆削盛典者乎

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尙矣後尙有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以後更無聞矣史之職壞于宋之李昉宋琪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遂不敢有直筆
唐修史例

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勅史館司本朝舊例中書并起居院諸司及諸道州府合錄事件報館如左時政記中書門下錄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錄送兩省轉對入閣待制刑曹法官文武兩班上封章者各錄一本送館天文祥變占候徵驗司天臺逐月錄報并每月供送曆日一本祥瑞禮節逐季錄報并諸道合畫圖申送蕃客朝貢使至鴻臚寺勘風俗衣服貢獻物色道并具本國王名錄報四夷入寇來降表狀中書錄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并主將姓名具攻

陷虜殺級數并所因繇錄報變改音律及新造調曲
太常寺具錄所因并樂詞牒報法令變革斷獄新議
赦書德音刑部具有無牒報詳斷刑獄昭雪冤濫大
理寺逐季牒報州縣廢置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
旌表門閭者戶部錄報有水旱蟲蝗雷風霜雹戶部
錄報封建天下祠廟叙封追封邑號祠封司錄報京
百司長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錄報公主百官
定諡考功錄行狀并諡議逐月具有無牒報宗室任
官課績并公主出降儀制宗正寺錄報刺史縣令有

灼然政績者本州官錄申奏仍具牒報武官兵部錄
進報諸色宣勅門下中書兩省逐月錄報應碩德殊
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縣各以官
秩勘問的實申奏仍具錄報應中外官薨已請諡許
本家各錄行狀一本申送此唐故事也後之史館但
取辦於升遐之後遺漏紕謬已多此當脩明典章以
補不逮

宋史

宋元祐中修神宗實錄頗不直紹興中昭慈太后孟

以誕辰天子置酒上壽歡甚昭慈忽泣數行下已慨然曰吾老矣國家多難猶幸見今日也有一事當爲官家言吾不言死不瞑矣帝頓首請太后曰吾逮事宣仁古今母后之賢罕有其比奸臣快其私憤厚加謗誣建炎初雖下詔昭雪而國史未經刊定謂後世何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官家也帝頓首受教遂命直史館范冲等刊定噫後世誣史安得此賢明太后耶

會布修定神宗實錄舊本則用墨書新修者用朱書

之刪去者用黃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其迹而使新錄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元祐諸家子弟爲道之諸家子弟幸其書尙存固勸令傳錄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紹興中以昭慈太后之言令范冲等刊定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新修者朱書世謂之朱墨史明光廟實錄成于初者大約出侍郎張鑑之手而少師葉向高取裁焉及以黃承吳之言魏廣徵葦復喉魏忠賢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則崇禎改元之歲矣衆正未登書仍進呈頒賚送

至皇史宬閣臣有欲挾舊本者賴大璫王體乾不可而止兩存成中信史之不泯皆賴兩璫之力亦一奇也

嘉靖中閣臣李時言宋史當另修上曰修史甚好既要公又要出一人之手乃好世宗此言甚確蓋班馬荀范諸史出一手故佳卽歐陽文忠與宋景文同修唐書已不及五代史矣

宋遼金三史

元命脫脫修三朝史山陰楊維禎上正統辨謂今日

之修三史宜莫嚴于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吾嘗究契丹之有國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于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于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于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

再考金之有國始于完顏氏實又臣屬于契丹者也
 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
 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于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
 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冠宋帝
 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再考
 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
 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故世祖平宋
 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論是世

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
 者自屬也元人不能用於是宋遼金各為史
 金史

元學士王惲記王鶚事云王承旨名鶚字百一東明
 人金正大元年甲申狀元入元授官翰林承旨日見
 寵遇一日以祭葬故主上請允之為位與汝水上哀
 動左右乃私諭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
 忘君如此又上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
 可亡之史蓋前代史冊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

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允之然彼時有元好問者金
亡隱居于家築野史亭著南冠錄以載金事元人修
史多採之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也

歐陽元曰明宗皇帝詔修遼金史揭公侯斯與其選
人問脩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
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
他雖長不可用此千古篤論

元史

洪武元年上命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

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沔陶凱高啓等
同修元史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
等詣北平采訪明年再修仍濂禕總裁而以趙垣宋
佑貝瓊張孟兼等同修然備員而已筆削皆取上裁
且見文稍深古者輒芟去曰惡用是獨卽舊志爲書
可矣時楊維禎年七十餘亦聘至修史史成作老客
婦吟見意放歸

宋濂修元史記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旣平定朔方九
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

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
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
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
六十有二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
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
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
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
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
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

堯臣朱佑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
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
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乃臣濂與臣禕焉合前
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
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
堯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
定卽留神於晉書勅房元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
之肆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群雄之手大統旣
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

皇朝通志卷十三
十一
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
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
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
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
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明史

洪武實錄凡三修建文卽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
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
再修時士奇皆秉筆以一人而前後依違者甚多

明史可議者如建文嗣位頗稱賢明乃以靖難之故
去其年號不存實錄之未輯楊文懿守陳曰國可滅
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政典方
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此偉
議也崇禎壬午都尉鞏永固給事沈胤培俱疏請未
行

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猶稱郝辰王附夫景帝與
于忠肅再造乾坤有功宗社當時戾字之謚已違公
議後憲宗追稱景帝乃不爲之稱宗改謚而實錄仍

書郝戾王附

嘉靖初纂修武宗實錄差進士訪求事實蘇州府聘楊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吳郡纂修實錄冊凡例可觀及隆慶以後改行提學行邑行學學官令禮生秀才抄錄一二大臣墓誌塞責于是史無所取材監修實錄惟用元勳一人此非定制考英宗修仁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爲監修官則文武並用官不必盡詞林元勳亦不止用一人此可爲修史例

石民集云列朝皆有寶訓如穆宗於隆慶六年正月下旬不豫二月十二忽出視朝諸相趨而往則已下金臺怒而欲出執高文襄拱手語不甚了了文襄固請其所以怒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此言何等明切可以式子孫戒後世寶訓乃不載

天啓初議修神廟實錄御史郭增光疏云請就往日輔臣中功罪較然在人耳目者略陳大槩爲授簡佐一得焉高拱以裕邸之舊知受托孤之明命雖崎嶇於雲間江陵兩才相阨卒能總持銓衡懋建功業所

稱經濟之名流非乎張居正得君行政致治精嚴固自有功於國而奪情起復獲罪名教則瑕瑜存而名實不相掩可已王家屏以講幄之特遇矢建儲之孤忠雖徼倖於批鱗抉纓一去為愬然而竟令君心感悟嘿定元良所稱翼戴之誠臣非乎至於王錫爵大略雄才高睨濶步豈不顯名於時而三王並封幾危宗社則得失衡而失浮於得多矣趙志臯鄙而在張位狡而狠皇輕主封貢貽害尚在屬國位密揭礦稅流毒則在生靈二臣相較而位之罪大於臯不獨以

其貪也沈一貫之惡莫甚于楚事妖書駢謬諸宗羅織無辜皆一貫以前所未有朱賡之失又在黨助一貫傳衣扇惡妨賢蔽主皆一貫之後所隱留二臣同傳而貫之罪重乎賡亦不以其貪也假令於此隨人立論據事直書則正人一生志行不白于群奸者待信史而白奸回無窮過惡不誅於生前者待信史而誅授簡之光也臚列諸輔功罪可謂史之董狐未可以人廢言

崇禎十五年六月有御史吳履中一疏可備授簡者

之助其略曰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用
一溫體仁顯託嚴正之義陰行媚嫉之私凡正人君
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遑使朝廷不
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害之源者體仁之罪狀也
專任一楊嗣昌以款撫爲忠謀以四事爲實政加練
餉以刈割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旱頻仍四海困窮
盜賊蜂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罪狀也又曰
皇上治尙嚴明也而引之於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
之於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由見於天下而亂臣

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爲朝廷闕失敢於非議而叛背
之此亡國之定案

朱閣學國禎云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實錄成時焦
芳操筆褒貶任意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所稱
正人皆肆詆誣嘉靖元年御史盧瑗奏孝宗實錄多
焦芳曲筆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論不
必改修

又曰我朝攻道學者自焦芳始然只從聲音容貌描
寫已不堪讀越六十年游居敬攻湛甘泉則進一步

卷十三
三十一
矣又六十年郭興治郭允厚朱童蒙連攻鄒元標允厚比之山東妖賊非所謂愈趨愈下者耶

三朝要典

朱閣學大事記曰天啓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閣臣請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曰三朝要典挺擊始于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宮始於是年九月先挺擊首列詔諭之關係者爲原始閣臣顧謙謙黃

立極馮銓等總裁掌院施鳳來等爲副刊行頒布天下

大事記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爲他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敘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言無所不至然後綴以駁者之疏主其事者徐大化等五人由今而觀五人何人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子孫未必能盡守纂者亦安能一一搜集而要典收之略備借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下郡邑遍散

民間幾與六經四書並行可謂密矣未幾內府告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擊節歎賞于駁者無不切齒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恨可羞穢莫加焉罪莫甚焉是殆天奪之魄自投穢廁中啜啜有味而沒頂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詬其二又擢大僂如劉廷元如岳駿聲對質求勝猶曰常情又霍維華者天分儘高筆底甚鬯只以一外轉憤憤入其中兩出疏爲助旣躋崇顯欲以視師避逆賊之染計其生平果可當此任而事則已無及矣廷元自請

南兵亦是此意二人與駿聲皆有才皆可爲平世卿士吾甚惜之如逆賊旣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從古已然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一澹則思過半已

蔣閣學德璟曰嘉請中明倫大典爲議禮諸臣發然寧山上意若天啓中三朝要典則諸人嗾魏璫爲之以爲諸君子罪案中作論斷尤多舛倪公元璐上疏請燬之時德璟在禮部亦言于內閣謂旣有實錄此書可燬內閣楊公景宸深以爲然遂焚其板楊公亦

與修要典者侍讀孫之獬力言不可燬痛哭失聲相傳以爲怪

崇禎元年侍讀倪元璐上言竊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

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燬之而已是年五月燬三朝要典諭朕惟皇祖皇考泊於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足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闡徒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燬不存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襄朕

清平之治欽哉

光宗實錄

朱閣學大政紀云實錄改脩惟文皇行之於建文尋以未備重修光宗在位止一月實錄先上以三案改修蓋群奸仗魏逆之勢恣行如此首先建議者黃承吳也把持塗改者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也

葉文忠向高曰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邸時事然其間亦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脫草曰余與同官互閣皆以爲允而自余歸後言者開

然以張差進藥移宮三事爲非是得旨改正余思移宮事原未敘及其敘進藥亦甚平惟張差事則因王之案疏侵張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知其詳公親讞此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于真萬真之案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某當時讞奏皆與之案同何以罪我余又問當時瘋癩之說云何張曰此飾辭也安有持挺入宮門而可稱瘋癩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紳議論亦皆知是故實錄中稍採其說而詞亦委婉乃當時之言瘋癩者遂眈

耽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
片辭言官從風而靡皆附會駁聲而之宋被重譴矣
余念事關宮闈似屬曖昧但罪疑惟輕施于他事則
可東宮何地而持挺突入當時賴有中官格之耳萬
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而宗社有不測之
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于許世子趙盾
皆書弑君凡以絕干犯之萌爲萬世立此大防也今
毋論風癩之真假即使真癩而持挺入宮幾危儲貳
可但以風癩蔽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干門萬戶他處

不入而獨闖于東宮乎當王曰乾告變已云劉成龐
保二奄有謀今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于癩
者之口而神祖斃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亦聖意
淵微可以默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當日聖
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段情形而盡沒之竊
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
詞臣文震孟孝思無窮疏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
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
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

之冊立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
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
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
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
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
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
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
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
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

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
者也臣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愼嬪以寄永思
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爲感動乃先帝紀
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修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
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
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
於反手視爲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
謹摘其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
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

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已而爲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以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二案諸姦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二云四十二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

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采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天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卽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采奏張差口詞指爲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

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一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釁徒黨因以爲利借他事巖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死者逆璫欲借爲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啓事乃云徒黨

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挺及殿簷近侍俱陪亦天下奇變也

必欲視爲平常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
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
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
後有造爲許世子不嘗藥之論群小附和囂然鼎沸
汚蟻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
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
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
憲宗歿杖殺方士柳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
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爲過

後世亦不以爲寃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
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誤傷天子乎此卽肆諸市
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
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
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卽曰群小
曰汚蟻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
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
正或取天啓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
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衰鉞可憑而於皇上之達

孝亦有光矣方今兵戈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於兵戈自古記之矣况目觀止孝之聖主永言維則何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西垣筆記

光宗實錄進於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八卷實訓四卷合目錄凡例十四冊監修英國公張惟賢總裁內閣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史維僭孫承宗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副總裁尚書林堯俞侍郎鄭以偉周如盤錢象坤纂修侍郎周炳謨來宗道汪輝

張鼎少詹董其昌諭德蔡毅中洗馬成基命贊善李康先中允姜逢元羅喻義孟紹虞王祚遠曾楚卿修撰莊際昌張翀侯恪傅冠丁乾學其書立論頗正而又忠厚不盡人之情良史也自經改修人鮮有見其原本者謹錄其大要以備採擇

國本

萬曆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貴妃鄭氏出也貴妃進封皇貴妃時主壻未定而貴妃最愛幸廷臣不無私憂會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神宗諭以元子

嬰弱少待再請再諭如前旨禮臣沈鯉有折衷典禮
疏請加封恭妃得旨子顯母貴待元子冊立加封科
臣姜應麟疏請首冊恭妃次及貴妃明詔冊立元嗣
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有旨謂其疑君竇直降極邊
雜職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連疏言
之俱被謫科臣楊廷相等論救奉旨立儲以長幼為
序祖宗家法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豈肯以私意拂
公論姜應麟等揣摩上意置朕于有過之地故特降
處示懲非為奏請冊立之故國本有歸朕已明白曉

示待期舉行毋得妄疑瀆擾又傳諭內閣亦云然蓋
神宗英明沉毅修紀敘倫以為天性至親儲宮大典
權統一尊事宜獨斷至於宮闈倫序祖宗舊章宸慮
先定矣

十五年丁亥正月申時行等請並舉建儲封王吉典
皇長子正位東宮皇第三子宜封大國聖諭候旨行
御史許守恩更申前封妃之說不報十八年庚寅正
月朔日神宗召見輔臣于毓德宮談論良久乃共以
冊立豫教請將退有旨令宣長哥來與先生每一見

時上至皇三子亦至上侍立楊右神宗手携之輔臣仰視睿容稱賀神宗悅諭以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所致輔臣再進諦視神宗手引上向南正立輔臣因再請早定大計神宗頷之出再疏申請慰答不必煩擾以間天性禮部尋上疏請有如何紛紛奏擾意欲離間之音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詞懇請而輔臣請之益力禮部尚書于慎行以催激奪俸三月諭內閣以皇子長幼之序豈有搖動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耳凡諄諄數百言輔臣錫爵又上疏申言凡

稱間者貴而使賤之親而使疏之也今上親挈元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勸冊立以成上之所欲貴又因請豫教以成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且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屢奉之明旨公有兩部臣僚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京城之流言遠有海內之喁望重以九廟之神靈兩宮之屬望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臣等亦豈敢苟順一言詞尤剴切神宗諭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理侯過十齡冊立豫教當並舉十月內閣

共疏請冊立有詔切責三輔臣各引疾輔臣王家屏獨當直謂欲釋衆疑莫若大信之蚤全欲解搖亂莫若聖志之蚤定疏凡再上神宗遣內官傳諭以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於冬冊立而又傳各衙門造辦錢糧俟後年春舉行是時聖意已定蓋前詔所云自處者也而科臣胡汝寧以瀆奏罰俸明年辛卯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大禮儀物未備疏請有詔謂其邀功催激奪俸改冊立期于次年會內閣臣合疏爭之有旨詰責時首輔時行以病在告容

揭言故科臣羅大統中書黃正賓遂連疏劾首輔皆削籍正賓仍下詔獄杖百時行去國亦尋去家屏乞與國同去不允

又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請豫教降職列名者奪俸輔臣家屏封還御批疏救不報會申救者皆獲譴家屏凡五疏爭之蓋念明主可以理奪引義決去事宜少濟神宗雖聽家屏去而聖心益動時以申救削籍者科臣鍾羽正舒弘緒陳尚象張棟丁懋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李周策御史鄒德詠錢一本而

科臣孟養浩杖一百爲民賈名儒降邊方雜職
又明年癸巳有二皇子進封之旨時首輔王錫爵以
召至密揭建儲事言前皇上業有今春舉行之旨乃
茲居期廷臣未有先發一言者故臣具疏手封以進
乞乘此時從中降諭決于春月舉行使盛美盡歸于
獨斷神宗復稱引祖訓立嫡條謂中宮年尚少朕欲
三皇子並封王而虛儲位以待嫡卽令輔臣擬諭錫
爵擬二諭以進隨疏言待嫡之說臣未之前聞安敢
奉詔昔漢宋母后有養育庶子故事無已請令元子

母中宮而正儲位神宗不許曰奈何以僞亂眞遂下
前擬而並封之爭起光祿寺丞朱維京科臣王如
璧成邊俄免成光祿寺卿涂杰寺丞王學會削籍部
科諸臣皆言與歷年成命不合語侵錫爵輔臣請九
卿會議及面陳可否不允而科臣史孟麟上所撰條
議錫爵以三誤自幼神宗報曰卿自引咎置朕何地
議乃寢是時爭者則郎中于孔兼主事張納陞顧允
成陳泰來賈嚴薛敷教岳元聲若而人云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上出閣講讀告于奉先殿朝謁

兩宮上之御講筵也儀度熟閑舉止凝重儒臣進說
經旨潛心聽受間有問答旁通大旨一日講官焦竑
仰叩以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上應
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講擇可勞而勞
之上答曰此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驚喜歎服時
神宗深拱靜攝上習讀經典皆有恒度神宗喜悅間
與諸王子偕召防護有加焉而先是科臣張貞觀以
請備出講儀仗降黎道照磨以論救罷

二十八年庚子三月詔議移皇長子居于慈慶宮再

諭內閣以冊立有期而惡刑部主事謝廷讚之疏瀆
且曰使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斷不惑于奸小
之口也會是時天雨傳諭凡遇雨皇長子講學暫免
一日十月戚畹鄭國泰疏欲先請冠婚次舉冊立科
臣王士昌糾之禮部署部事侍郎朱國祚以國泰顛
倒其詞與明旨相背恐釀國家無窮之禍無何科臣
王德元請篤厚中宮之疏上神宗震怒杖之百且傳
諭廷臣無瀆救以致遲延冊期

二十九年辛丑二月上移居慈慶宮是年輔臣沈一

貫屢揭催請諭以俟卽擇日舉行九月十八日漏下
二鼓諭內閣傳示禮部上冊立冠婚儀注十月十五
日冊上爲皇太子并封諸王上聖母徽號大赦天下

妖書

楚宗室訐奏楚王事行勘勘上事皆有跡于是物論
紛然以楚藩爲假王下廷議獨戶部尚書趙世卿總
督倉場尚書謝杰謂王非假餘皆如楚宗言郭正域
請再勘神宗意殊難之沈一貫亦從中阻格與正域
相口語正域疏侵一貫且言其受楚王金輔臣鯉頗

右正域彼此之嫌生矣其後楚王復訐奏正域勒歸
聽勘楚事竟寢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謝諸貴人楚
宗率衆途奪之備兵副使周應治勤人也恐事露遣
兵捕楚宗械而繫之獄諸宗羣訴于巡撫趙可懷可
懷譙責之中有一人發憤突起以手械擊可懷立斃
傳者遂以楚宗爲謀叛捕治坐死斬絞者六七人禁
高墻者數十人議者多以爲冤正域行至揚村屬妖
書事起諸獻諛遂言此正域所爲一貫意動故揭言
此書必出於臣下相傾之詭計特借國本爲名而自

請絕私爲公以身討賊必得真正主使之入殄滅之
以洩廟社之憤其言甚危神宗覽之倉惶故下令大
索緹騎兵番四出追捕而給事中錢夢阜遂露章攻
正域且及鯉御史康丕揚佐之隨發卒圍正域舟盡
捕其僕隸佐書乳媪等下詔獄嚴行者訊無所得其
株連波及奪官削籍幾斃杖下者甚衆邏卒又圍輔
臣鯉第日夜偵伺長安中人皆重足屏息無敢偶語
又行文天下搜捕騷然煩擾矣最後乃得曠生光業
已欵服然非一貫意故獄久不成禮部侍郎李廷機

及趙世卿皆告輔臣廢謂卽此可以具獄母他求語
甚切至贖亦力勸一貫如廷機言得旨廷鞠生光仍
欵服而刑部尚書蕭大亨不欲坐生光再三誘令扳
扯同謀主使之人生光抗言我自爲之誰爲主使廷
機與御史沈裕湯兆京牛應元輩皆言生光宜坐大
亨曰脫他日獲有真犯誰當其辜廷機曰某請任之
沈裕等亦曰某願同坐大璫陳矩方主讞深然之拱
手曰朝廷有人議遂定乃具奏神宗亦心悟磔生光
于市其獄乃得解夢阜等後挂察典復奉旨留用物

論愈喧彼此紛拏縉紳之釁卒從此起焉

挺擊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乙卯有男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殿簷下并傷門者璫輩共執之東宮奏聞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風魔貌是黠猾刑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緣此遂有風癩之說提牢主事王之采詳加詰問乃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東宮逢人卽打語多涉翊坤宮之宋以聞科臣何士晉力言當窮其事太常少

卿史孟麟亦有疏神宗不得已召上慰諭因率上及皇長孫諸皇孫詣慈寧宮聖母几筵行告慰禮召見羣臣于宮門外神宗白衣冠立左簷前上青袍侍于右神宗召羣臣諭曰皇太子國家根本朕豈有不愛諸皇孫振振衆多朕喜甚何外廷疑朕有他也時御使劉光復從班後抗稱皇上東宮慈孝語不甚明神宗責其恣肆震驚几筵令緹騎捉出笞杖亂下上亟止之得旨下法司神宗復諄諄理前諭命決張差龐保劉成等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神宗復命上

代諭羣臣上承旨諭爾等毋得流言為不忠之臣使
本宮為不孝之子神宗悅命閣臣速擬諭以進尋誅
張差于市斃龐劉二璫內廷比獄上率從寬典方事
初起中外聞者心知其故而難于言至風癩之說倡
則議者謂其意有所為而王之寀直發逆狀刑部尚
書張問達深以為然形迹愈露顧必欲窮究其由來
則所傷實多神宗默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而
自行召諭其不下二璫于理亦有深意而主風癩者
遂齟齬王之寀罷其官吏孟麟謫何士晉補外人甚

不平焉

紅丸

八月二十一日丙寅召太醫院官診視進方賞銀六
十兩次日大學士方從哲以未獲入宮候安上疏曰
臣詢醫官知聖體御膳減少兼有疾喘必須一意調
養除每日發票本章外俱宜暫輟至於進藥一節尤
宜十分謹慎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效為上策以
不服藥保養為中策蓋欲寡心清元氣自固用之不
當其害更不可言惟聖明留意

兵科給事中楊漣疏陳聖躬違和之由保攝萬安之法先是十二日諸臣見天顏頓減不似登極之初至十六日諸臣到宮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各相驚駭不知其故及十七日諸臣敬問聖安因大選問內官以違豫之故因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絕謬乃是崔文昇用藥差誤所致至是上召見大臣親奉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不多食困頓至此于是給事中楊漣言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有餘者泄

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見以皇上之日日萬幾
熒熒哀痛精神耗費于法止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
相伐之劑然則外傳流言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
之奸耳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且皇上初用
文昇一劑泄補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
有心則藥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寧堪再誤臣念
皇上睡少食少此豈是大小諸臣安枕之時閣部大
臣各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齊心候聞
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順內

官如法煎和以進至如文昇者宜發司禮監究問處
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全是藥餌之誤以解道
路紛紛之口并祈皇上召皇長子同眾皇子承顏導
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
臣時在左右說誦古聖帝明王通快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自獲勿藥之慶矣又臣接都督
僉事鄭養性一本爲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此一
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明當已有裁次第無上尊稱
告播中外必有其名今所稱封尊之以嫡母乎則於

大行皇后有礙尊之爲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
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請難已耶當年主
鬯未定實不聞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
取於沾沾承奉之虛又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
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無可以妄自尊
之事貴妃試思聖母仁慈配天育聖辛苦勞動垂四
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此皇后二字之
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
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故養性前日之請收

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
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撓越更所以善
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有旨所
奏朕母皇貴妃鄭進封皇后朕遵皇考遺囑昨覽都
督僉事鄭養性所奏收回封后成命以全體制特允
所奏已輟旨不行外庭不得再行瀆擾其御藥房提
督崔文昇已有旨皇長子擇用端人朕已知之
二十八日癸酉上疾彌留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
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如華孫如游

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
漣御史顧慥于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今上
侍立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降色連諭云朕見卿
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症調理未痊值皇考妣
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藥已兩旬餘
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令上承旨再申前諭上又諭
冊封皇貴妃禮臣言二后封諡東宮冊立諸大典禮
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是給事中楊漣疏陳保攝
參論內監崔文昇醫藥之誤故召見部院吏科河南

道外特及連因諭及此云

甲戌上再召見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乃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竣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

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輔臣一燥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萬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乳媪至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輒喘逆藥進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泰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輔

臣啟問藥後何狀云聖躬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榻中有進藥宜慎及不效傷害等語遂諭之去是早輔臣恭視寫篆大行皇帝冊寶兩內監在云有鴻臚官李某在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信俄蒙召見蓋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于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賜諸臣錢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召急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也

崇禎九年禮科給事中馮元飈奏朝信史急宜纂成疏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爲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歷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怠成荒蓋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一切且陳至若實錄一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裔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祖高皇帝曰國史貴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

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于公
非公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
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就
其事輯為寶訓以傳於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忠不
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
事蹟繁重實錄之成無踰至數年者今喜廟之政前
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月繫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
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故老或採及輜軒故其
編次至煩折衷匪易若我昭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

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內閣
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
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蠱毒也臣嘗誦孟子曰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啓之間是稱陽九其為忠
逆殆亦多途法誠所陳至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寶
訓弗傳遂使眾志紛營猶思擾瀾保奸舉逆蠅集兔
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竊良抱深憂非敢過
執硃迂徒于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伏乞皇上
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寶訓立行竣役如寶訓

頌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崇禎十一年禮科給事中李清請定開國靖難慘死三案謚典疏臣伏讀皇上所訂記注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爲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瘡今者謚法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決之勸懲焉在皇上

一昭定之臣約略其說厥有三端可使時日之諮核無稽而贖於開卷勃於素論者則其一爲太祖之龍

興秦運也勲名所聚也其一爲成祖之龍戰革運也忠義所動也其一爲世廟與皇上之龍潛毒霧方濃離明未耀蒙運也鉤黨所起也則所號爲開國與靖難及慘死諸臣三案謚典所宜急與定者矣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於謚多缺當奉太祖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雙文章第一非御對所以褒陶安乎傅一廖二非御製平蜀頌所以美傅友德廖永忠乎效忠致死每念不忘非聖諭所以悼韓成乎此四臣者均宜首謚若葉居昇以建言隕獄則一訓導耳丁普郎以

喪元執兵作戰鬪狀則一樞密同知耳謚一訓導而後此直掖棲鳥寒蟬寂而仗馬緘者可愧也謚一同知而後此橫玉珥貂穴中闢而牀下伏者可愧也從茲遞推如章溢馮勝孫炎輩不過十餘人而可以定開國謚典矣以言乎靖難時屬革除於謚猶疑當奉成祖仁宗之定論以破疑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非成祖追宥其愆者乎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非成祖深惜其才者乎方孝孺輩皆忠臣非仁宗重嘉其烈者乎此二臣者均宜首謚至若龔翊之不負賊

門一慟則一衛卒耳王良黃觀妻之投水與胡閏女之毀形不嫁則三奔流耳謚一衛卒而後此改頭換面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謚三奔流而後此覆兩翻雲貌簪纓而行巾幘者可愧也從茲遞推如鐵鉉陳廸暴昭三尚書輩不過二十餘人而可以定靖難謚典矣若夫慘死一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啓之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蔣欽指揮張英以及陸震孟陽何遵等皆諫而死者也合之左光斗萬燝黃尊素等可共作一慘死案蓋強項之挺

骨鐵漢之嘔肝皆撐持世運一鎖鑰也撩虎牙者固
封章可採尸狂穴者亦姓名可稽而袞袞未備何處
可尋馬鬣芝蘭半薤誰人爲乞龍章此弔古愴今者
所與感于靈簡零編荒烟斷隴而欲代爲呼籲也伏
乞勅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至于
去取予奪一聽上裁異日書之史冊曰崇禎某年謚
開國諸臣若而人又謚靖難慘死諸臣若而人甚盛
舉也蓋所舉止十餘年曠典而所括乃數百年遺案
知非明斷並出之皇上固不能立定此善與善謚耳

若夫李善長恃勲而驕耿炳文墮成而羣然前功自
不可掩宜予中謚可也胡廣始悖周是修約而有愧
死友繼負解縉子婚而有慚生女亟奪原謚可也陳
瑛蛇吻蝎尾肆螫逢干卒無逃於好還徑加惡謚可
也此又推惡與惡謚之旨而分別言之將皇上旌善
癉惡昭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昭垂不朽矣
崇禎十五年禮科給事中沈胤培鉅典端佚昌期疏
竊見駙馬都尉鞏永固一本奉旨着該部科詳酌確
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聞請

諡建文于此日真千載一時殆宗祖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木爲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大略言建文爲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爲金潢玉牒之主沒含斷蓬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于建文者宜祀矣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於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

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諡建文而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親親固當視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暨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並形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謙覆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事蹟著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其慎越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以議

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修其祀典事本相因理原一貫合先後諸臣之章奏神宗需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令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爲少帝乎位號依然并未如景泰之追廢爲郕戾王也且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泯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

迹勢窮事去建文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卽冢君避野原無傷太祖之心况一脉相傳則繼體開天更遞禪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禹遠希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體神宗褒表忠寬之意則臣有四說于此察改實錄令建文自爲本紀無溷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攷尋成祖禮葬之蹟曰以表爲陵園二可議也倣恭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卽園爲寢而春秋二饗掌

於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十三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鑿再校
南海孔昭鑿三校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天壇

天壇在正陽門南之左永樂十八年建繚以垣墻周迴九里三十步初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稱為天地壇後既分祀乃始專稱天壇按吳元年建園丘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以夏至祀皇地祇及即位猶分祀如故至洪武十年因風雨不時災異時見覽京房災異對始定合祀禮採古明堂遺制即園丘舊壇作大祀殿壇而屋之罷方丘而

是歲卽奉天殿行焉十二年殿成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位
南嚮仁祖配西嚮從祀丹墀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曰星辰
又曰星辰內壇外二十壇曰五嶽壇五中嶽壇以鍾山附
曰五鎮壇五曰四海壇四曰四瀆曰風雲雷雨曰山川曰
太歲曰天下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凡二十四壇大臣
分獻因命太常每歲祭天地于首春三陽爻泰之時二十
一年增修壇墼殿丹墀中疊石爲臺東西相向爲壇四內
壇外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罷朝日夕月崇星之祭并罷
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之春

祭建文元年撤仁祖位奉太祖配永樂十八年京師大祀
殿成規制如南行禮如前儀增附天壽山於北嶽壇洪熙
元年增文皇帝配位太祖下嘉靖九年從給事中夏言之
議遂於大祀殿之南建圓丘爲制三成祭時上帝南向太
祖西向俱一成上其從祀四壇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
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風雲雷雨俱二成上別建地祇
壇壇制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
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輒用一九
七五陽數及周圍欄板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

白石爲之內墻圓墻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
二尺七寸五分櫺星石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墻方
墻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櫺星門
如前又外圍方墻爲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
北曰成貞內櫺星門南門外東南砌綠磁燎爐傍毛血池
西南望燈臺長竿懸大燈外櫺星門南門外左設具服臺
東門外建神庫神厨祭器庫宰牲亭北門外正北建泰神
殿後改爲皇穹宇藏上帝太祖之神版翼以兩廡藏從祀
之神牌又西爲饗駕庫又西爲犧牲所北爲神樂觀北曰

成貞門外爲齋宮迤西爲壇門壇稍北有舊天地壇在焉
卽大祀殿也嘉靖二十二年改爲大享殿殿後爲皇乾殿
以藏神版以歲孟春上辛日祀上帝于大享殿舉祈穀禮
季秋行大享禮以二祖並配至郊祀專奉太祖配十年改
以啟蟄日行祈穀禮于圓丘仍止奉太祖配十七年改昊
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是年欲倣明堂之制宗祀皇考以配
上帝詔舉大享禮于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元極寶
殿者大內欽安殿也殿在乾清宮垣後隆慶元年罷大享
祈穀禮元極殿仍改爲欽安殿圓丘泰元門東有崇雲壇

為制一成東為神庫嘉靖中時以孟夏後祭天禱雨祈穀
壇成未行而罷

洪武元年二月勅禮官太常曰昔聖帝明王嚴于祭
祀內致誠敬外致儀文朕膺天命首崇祀事顧草創
之初典禮未備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博考郊禮以
聞丞相李善長學士陶安太常卿胡惟庸等奏國有
大祀曰圜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若他諸中祀小
祀各具沿革以進于是祀天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
太歲諸神從饗祭地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饗而

前代太一感生五帝諸不經之祀俱罷撰二丘樂章
安等又言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
有所用上以五冕禮太繁惟天地宗廟服袞冕社稷
等祀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二年奉仁祖配時中
都亦有南北丘焉五年上親郊皇太子居守親王戎
服從七年以大祀獻終乃分獻未安學士詹同宋濂
言請初獻奠玉帛已分獻官即初獻亞獻亦如之上
曰善八年從學士樂韶鳳之請定大祀登壇脫舄禮
九年令郊社大事國有三年喪不廢十年春且郊感

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對始定合祀禮二十三年合祀禮成上作大祀文并歌文略言朕聞太極之化天開乎子地闢乎丑位極既定虛其中為寰中而人生于寅人生滋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為民立命洪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于書開天立極首與彝倫者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損益禮樂大備其文者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于唐宋元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不逆其性務從于善每聞昔

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卽位以來祀天饗地奉宗廟社稷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乃歛每以為憂京房有言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于是命三公度土工部役梓人于南郊創大祀殿合享朕度古人南郊祭天以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陰生之月獨以義起不知至陽祭之至陰之月至陰祭之至陽之月于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尙質不華令天地之享與人大異將人之饗亦執古不變乎古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

可行乎殆必不然因定歲祭天地于首春三陽交泰之時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不波太陰中天神悅臨降故合祀宜也

嘉靖九年禮科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疏臣按古者祀天於南郊祭地於方澤兆於南郊瘞於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彼時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詞臣霍韜言親蠶爲亂成

法分郊爲紊朝政其大禮論曰合祭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及子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於上河海山嶽位於下倫類齊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奠象類合祀之典顯且著焉非聖知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帝怒其言御史鄧文憲亦言郊祀親蠶

之義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帝責憲附和遂定分祀之制朝日夕月之祭俱復夏言薦行太僕寺寺丞張鶚考定音樂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將馬價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萬曆三年十一月內閣臣張居正進郊禮圖冊曰謹按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聖祖乃定爲合祀之制每歲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建南北郊

俱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焉隆慶改元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祈穀大享復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義獨以祈穀大享在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宜體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十年矣而竟定于合享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

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世宗雖分建圓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於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碍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等愚昧竊以為宜遵高皇帝之定制率循列聖之攸行歲

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為順顧郊禋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畧述其槩以俟聖明從容裁斷焉

中庸三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

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秦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卽祭法王爲羣姓立天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

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並祭地也草廬吳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國之大在祀而祀之大在郊自古禮殘缺後儒穿鑿而五帝六天合祀之說迄無定論則以不深考于經折衷于聖以準之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又曰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曰類曰柴皆祀天之禮也然必及于六宗山

川羣神而不及后土則郊必兼社之謂也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曰聖人烹以享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皆舉郊以見社也家語孔子曰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言郊之必卜也而不及社兼社也此唐虞三代之制也儒者但見周禮有冬至祭圓丘夏至祭方澤之文遂主分祀之說不知

周禮一歲之間祭天凡幾正月祈穀孟月大雩季秋明堂至日圓丘此外有四時之祭則固合祭者矣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掌百官之誓戒太史與執事卜日戒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祭之日大宗伯奉玉大宰贊玉幣爵之事詩歌昊天有成命之章此其證也惟是周朔建子冬至圓丘適當獻歲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及于地故其禮比合祭稍加崇重此惟行周禮之時則可耳乃其合祀之禮則未嘗廢散見諸經及孔子之言可據也使祭而必冬至也則何用

卜之爲故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不必于園丘
方澤也以是而知周之未嘗不合祭也

由漢歷唐千餘年分祀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
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至
宋郊祀皆合祭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
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
從之者四十人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
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
川而獨畧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

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而地祇在焉彼時羣臣
方議合祀之非上以問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
社君子當不以人廢言夫國之大事莫過于郊明太
祖以開天之聖改分祀而爲合祀此千古卓見故行
之百五十餘年風雨調順民物康阜至嘉靖一改而
明遂衰建議者夏言也卒死于法抑太祖之靈弗歆
乎至于太祖事天之誠儀文純備千古僅見備錄之
以爲百世法焉

慎配享

洪武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南郊上先詣太廟
告曰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茲臣獨不敢
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懼有責焉况
去年上天垂戒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
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恐上帝有問願以
此言敷奏帝前善惡無隱惟上帝鑒之候南郊竣事
臣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
福越二年平慶陽羣臣復請乃奉仁祖配
告祭

禮部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沈括
援唐制云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遣祭告惟太廟則
皇帝親行祭告今擬園丘方丘大祀前期上親告太
廟仍遣使預告百神如祀園丘則曰某年某月日皇
帝有事于園丘咨爾百神以相祀事方丘亦如之仍
增天下神祇壇于園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
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齋期

上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

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惰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大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著為令

祭器

崔亮奏按禮記郊祭器用陶匏瓦器尚質故也周禮籩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實疏曰外祀用瓦簠今祭祀

用磁已合古意惟盤盂之屬與古之簠簋登豆制異今擬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倣古之簠簋登豆惟籩以竹詔從之

省牲

上諭禮臣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祭祀省牲於神壇甚邇揆之人心殊為未安於是亮奏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三百步上喜曰必如是而後可脫寫

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注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在室則上堂而不著入室也漢魏以後朝祭則跣屨惟蕭何劍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宋開寶通禮太廟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之次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執事導駕讚禮讀祝

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外次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跣屨就位畢降壇納舄從之
戒飾

上詔中書言祀禮肇於聖王諸周旋上下進趨獻酬之節慤慤至矣朕親循行其無乃失之瀆而過飾乎過飾是不誠也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且不誠者衆誓誠者有之永誠者鮮已今措禮設儀而過飾能有終乎朕周旋神所十有一年未見其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天地神祇飭中書下

翰林院令儒臣紀焉

世宗更制

世宗改合祀而爲分祀卜之太祖不吉謀之人言不協將欲已之夏言持之獨力初問張璠璠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心錄并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似無難者及上諭再議璠言聖祖爲一代創業之主爲子孫者億萬年所當遵守願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

孝此其意雖在分祀然以祖制爲言自是大臣告君之體及夏言一祖分配之說則力闢之矣曰郊祀之議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不忍無言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未免有失於今也臣謂天地分祀宜從古禮祖宗並配宜從今制所謂酌古斟今繼志述事仰對祖宗願從容而裁酌之

又曰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彝典也
臣敢不將順祖宗者一代之祖宗功德俱隆並配天
地當代之定制孝子慈孫不可輕議臣安得無言至
罷議之說又天地祖宗共為昭鑒今日月迭變風霾
飢饉救荒之政禮貴弛力為先請察臣言務求可傳
可繼之道外此非臣所知也固侃侃正論已

洧川范守己曰郊祀之議永嘉等前言為是而羣議
皆非也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祖宗訓制亦孝子慈
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祖制可變是以祖宗為

不足法矣謂祖宗為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
無所不至也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
于至善者十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蓋先聖
之謨匪其識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
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為之易商人尙鬼至于盤庚
以鬼恐衆亦未聞其臣有以為非而請革者何也凡
以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
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
之念參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

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為端甚微為禍豈淺
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固守其陋拒賈
生之議而不納匪直謙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
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
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蕩然無存浸淫易世
大釁三啟卒致新莽之亂有由然也

元郊祀考

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
於燕京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

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
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其郊壇三成以合陽奇之
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上成縱廣五丈
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陛十有二級外設二壇
內壇去壇二十五步外壇去內壇五十四步各四門
壇設于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外垣南櫺星門三東西
櫺星門各一中築圍壇周圍上下俱護以甃內壇外
壇各高五尺壇四面各有門三俱塗以赤祭時冕無
旒服大裘而加袞搢大圭執鎮圭皇太子侍祀服袞

冕而執圭諸臣奉祀三獻官司徒大禮使七梁冠加
籠巾貂蟬助奠以下諸執事官冠制如貂蟬無籠巾
而有六梁四梁三梁二梁之異御史冠二梁加獬廌
俱青羅服裝紱綬環並同笏以木

祈穀壇

祈穀壇大享殿卽大祀殿也永樂十八年建合祀天地於
此其制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餘施三采正中作石臺設
上帝皇祇神座於其上殿前爲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爲
大祀門六楹接以步廡與殿廡通殿後爲庫六楹以貯神

御之物名曰天庫皆覆以黃琉璃其後大祀殿易以青琉
璃瓦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墻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
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悉如太祖舊制至嘉靖二
十一年撤大祀殿擬古明堂名曰大享每春行祈穀禮隆
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卽祈穀遺意宜罷祈穀於先農
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後至崇禎朝復舉行

祈穀紀

祈穀用孟春上辛禮也明初用二月上戊祭先農不
行祈穀卽嘉靖亦一再舉而罷崇禎辛巳年正月初

五日上辛復舉行有旨祈穀除不散齋不出宿於郊
齋宮不朝亥時正三刻止升一燈外其恭視壇位籩
豆牲隻如圜丘儀行奏祭着改於正月初一日樂章
奏舞命太常寺勒督樂舞生預為演習十五年壬午
正月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
十一日辛巳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禮

崇禎壬午上親行祈穀禮記壬午正月初五日上常
服詣太廟以親詣南郊視牲預告於太祖及列祖神
御前仍欽遣禮部左侍郎王錫表右侍郎蔣德璟詹

事黃景昉充上香導引官初六日遣勳臣等恭代視
牲初七日上御皇極殿太常寺奏祭祀初八日為始
致齋三日初八日質明上常服乘輿詣太廟門西降
輿至廟門幄次內具祭服詣太廟告請太祖配神行
禮畢出至幄次易皮弁服回御皇極殿太常寺光祿
寺官奏省牲初九日大雪上親享太廟禮畢臣璟即
偕王黃二公冒雪出南郊宿太常別院是日午後太
常官捧蒼玉帛匣香盒同神輿亭進于皇極殿內司
禮監官捧帛同安設於御案之北初十日質明上御

皇極殿太常卿捧祝版從中左門進安於御案上上親填御名訖太常卿捧安於輿中司禮監官進玉帛上親裝於各匣內安訖太常寺官以次奉安輿中太常卿隨捧香盒於香亭右跪上三上香行一拜三叩頭禮畢轉於東西向立錦衣衛官旗八擡輿亭從中門出太常卿隨詣大享殿神庫奉安上遂詣太廟以親詣南郊行祈穀禮預告於太祖及列祖神御前行禮畢還宮是日早環偕王黃二公及太常少卿高倬具吉服冒雪至大享殿皇乾殿演禮卽在北天門內

候駕至未時錦衣衛官備法駕設板輿於皇極門下正中上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卿奏請聖駕詣南郊行祈穀禮於大享殿上陞輿掌衛官跪奏起輿從午門端門承天門大明門正陽門詣南郊壇內西天門至神路迤西臣環偕王黃二公及高少卿面駕序立行叩頭禮畢分兩旁候上降輿臣環等導上從大享南門左門入太常卿崇雅跪迎同導上至丹陛太常卿導上至大享殿左門入恭視神位臣環等先詣東陛前候上視神位畢太常卿導上從東陛下臣環等

同導上至神庫視籩豆至神厨視牲太常卿逐一奏
畢復同臣璟等導上仍從大享南門出迤西陞輿至
齋宮陪祀各官免朝祭是日雪勢特猛導引往還可
數千武而神庫門路甚深滑上亦徐行俯體諸臣便
步趨也至一更時臣璟等三人具祭服詣皇乾殿行
一拜三叩頭禮王公上香請神璟與黃公導引太常
官以次捧昊天上帝正位高皇帝配位神版詣大享
殿奉安訖臣等三人卽趨至大次候駕亥時一燈起
萬燈齊明燦如列星上常服乘輿冒大雪從齋宮東

門出至神路之西降輿導駕官導上至大次德璟三
人及太常卿復命上秉圭曰朕知道了少頃具祭服
出導駕官導從大享南門左門入行祈穀禮用十二
拜如大祀儀祭畢上出至大次易常服不回齋宮卽
從西天門還至太廟參謁如前儀畢還宮禮部侍郎
蔣德璟謹紀

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註謂以上辛
郊祭天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郊特牲曰郊
用辛註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盧植蔡邕曰郊天是

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孔穎達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元者善也元日郊用辛元辰耕用亥黃道周曰春日甲乙則未知其果上辛也明初以冬至祀天圓丘夏至祀地方澤洪武十年罷之而止以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大祀殿并日月星辰山川等神俱在焉其禮甚省其敬甚專嘉靖九年罷之而分為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四郊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改啟蟄日祈穀二十四年又改大祀殿為大享殿然祈穀禮不復行崇禎十

四年復行祈穀禮用上辛十五年用中辛云

齋宮附

齋宮在圓丘之西前正殿後寢殿傍有浴室四圍墻垣以深池環之皇帝親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於齋宮駕至南郊昭享門降輿至內壇恭視壇位又入神庫視籩豆至神厨視牲畢出昭享門至齋宮各官早朝午朝俱賜飯傳曰祭之日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皆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遇風雨則於此望祭焉上從之

嘉靖中上以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踞視園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言更起齋宮于園丘之旁似于古人掃地之義未為允愜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正謂質誠尊天不自崇樹以明謙恭肅敬之旨故惟大次之設為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耶願寢其議仰答太靈報聞

神樂觀

神樂觀在天壇內之西設提點知觀教習樂舞生內有太和殿遇祭則先期演樂于此洪武初御製園丘方澤分祀樂章後定合祀更換合祀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樂之未復古也詔尙書詹同尙書陶凱與協律郎冷謙定雅樂而學士宋濂為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郊廟皆奏中和韶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凡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舞失節者皆有糾禁凡樂器不徙凡園陵之祭無樂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諭神樂觀云開基守業必勤政
爲先趨事赴公非信誠必責傳不云乎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曩古哲王謹斯二事而上帝皇祇悅賜天下
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
以奉上下神祇其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爲生
民以祈福而保己命也昔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
秦祭於社稷之神然後興師當祭之時畢則有受胙
之禮其受之時必思洋洋乎其在上面穆穆然或左
而或右委心慎敬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所以成肅公受胙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
伐秦而卒是以知敬慎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
以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
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朕觀古人之敬神也
若是其驗禍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可謂
佞神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已朕設
神樂觀備樂以享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
樂舞生非倣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然長生

之道世有之不過修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來使無艱阻是其機也於戲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道乎朕設神樂觀以備樂碑之于觀以示後世其觀主不潔樂生不精瞻生不足以此觀之不但君不勤于祀事其朝臣觀主必也亦然若君勤于祀事朝臣觀主無一體之敬則國有常憲故茲勒石想宜知悉

洪武六年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

美無古意矣嘗謂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詞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共撰述母有所避于是儒臣承旨撰神降祥神祝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舞其詞皆存規戒其樂舞分爲八隊皆八人禮部因其制以上命工肄習之洪武二年有旨教胡太常做個牌子漆的如法將圍丘方澤社稷宗廟先農風雨雷師馬祖凡一應祭祀時月日期明白開寫于牌上掛在這東耳房前我時常看都要

知道欽此又銅人制亦創自高皇也洪武十二年上命禮部尙書陶凱等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于此而能恪神明于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致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令各衙門置木齋牌刻其文曰各有常憲神有監焉遇祭祀必設洪武中諭曰石音固難和然以人聲為主神人悅和卽八音諧和時起居注熊鼎進曰樂音不在

外求在人君一心心和則天地之氣和樂無不和矣嘉靖既更定祀典中允廖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盛典上曰考定律呂必真知者乃可詔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鐘磬于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科道官各舉所知諳曉音律之人以聞夏言薦行太僕丞張鶚曉暢律呂鸚臨清人時在告應詔至欲定元聲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律圖各有說乃下禮部議覆上曰音樂卽爲更定

勿誤享祀之用乃譜定帝社稷樂歌以進遼州同知
姚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
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因請與正樂以
薦上帝祀祖考教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進
樂書其于古今原委類多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
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截深合虞
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知音
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寺
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方

授官與張鶚同事從之

辨大司樂之誤

按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
徵姑洗爲羽鼗鼔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
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
徵南呂爲羽靈鼓鼗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
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元儒吳澄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

相背戾既曰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而其下則止用黃鐘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太簇應鐘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况周家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祀之攷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攷之詩禘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祀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

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鞀磬祝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

分而象德耶

邱文莊澐曰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

禮吉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以用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況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周公况其所論樂律

自相背戾吳澄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在大司樂分樂始言天神地祇而未及二至及論樂之變而後有二至方圓丘之說意蓋謂分樂律以屬陰陽故于是日奏之始合樂也故曰若樂六變若樂八變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然後天地可得而禮是合樂而非大亨也在家宗人以二至日致人鬼物鬼則爲祈禋而行非大亨之禮明矣至漢時天子以二至御前殿會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則猶大司

樂之遺意今乃斷以二至日爲分祀天地蓋未嘗詳考周官禮樂之文

唐楊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神者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示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

剛西京諸儒惑圓鐘函鐘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爲徵爲羽某律少宮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蓋樂本於五音能從五音而求之則樂之理思過半矣

宋沈括云宗廟之樂宮先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圓丘方澤

之樂皆以角爲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叙故以之禮天地聲之不用商先儒以爲惡殺黃鐘之太簇函鐘之南呂皆商也是未嘗不用特不用商中聲耳天之氣始于子故先以黃鐘天之功畢於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簇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于北方人之所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黃鐘終之以應鐘

明初議樂者以唐人趙愐之言謂周禮天神地示人

鬼俱不用商者周以木德王避其所尅也故慎于唐
請加商調去角調且言宋與明俱以火德王當去羽
不當去商相尅之說近于術數終以楊收之言爲正
且鄭康成曰祭尙柔而商堅剛故不用焉其言固不
始于收也

西垣筆記

崇禎十五年二月禮部奏上諭太常寺有神樂觀及
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祭樂亦多疎澁如琴瑟
並無指法舞容尤乖古制宜訪求知樂之人細加參

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及原任禮部尙書黃汝良
樂律考大要以黃鐘爲主仰見皇上留心上理於禮
樂精微無不洞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氣實爲律歷
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爲三寸九分或爲九寸其說
不同前議歷法時臣等以古葭灰候氣之法令欽天
監與新局並試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尙
未能辨矧黃鐘乎周時以舞教國子令大胥正舞位
小胥正舞列節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於
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凡

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大夫之適子取爲舞生其教之豫而選之精如此以能發揚功德孚格天人而今皆伶人下賤爲之去古實遠宜令太常倣周漢意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正聲所纂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之舊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亦以爲然察會典凡祭祀用太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等禮用教坊司奉鑾而相沿旣久疎舛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至古者房中之樂歌關雎諸詩燕射之樂歌鹿鳴諸詩笙奏絲

庚諸詩卽漢人樂府亦特爲古雅當時音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與教坊爲二實鄭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頓議亦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致治盛心

犧牲所

犧牲所建於神樂觀之南初爲神牲所設千戶並軍人專管牧養其牲正房十一間中五間爲大祀牲房卽正牛房左三間爲太廟牲房右三間爲社稷牲房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門西南遇視牲之日設小次大門東連房十二間

西連房十二間前為瞭牲亭三間東西有角門東角門北
為北羊房五間山羊房五間又北為煖屋滌牲房五間倉
五間大庫一間西角門北為北羊房五間山羊房五間穀
倉二間看牲房一間黃豆倉一間官廳三間正牛房之北
為官廨十二間東為兔房三間又東為鹿房七間鹿房前
亦為曬晾亭三間又前為石柵欄官廨西為便門門西又
為官廨四間又西為小倉三間東羊房後為新牛房後牛
房十間餒中祀小祀牛正北為神祠西羊房後正南房五
間為大祀猪圈西房十間為中祀小祀猪圈北有井又草

敝東北為司牲祠

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繫於牢芻之三月封人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絃共其水橐飾謂
刷治潔清之也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舐觸楅設於
角衡設于鼻絃繩也所以繫牛者公羊傳曰養牲必
有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
具滌牛宮也謂之滌者蕩滌牢中使潔清也三牢各
主一月其一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必
三月者取一時氣成以充其天性也牢閑也繫而飼

之所以防其損傷也歷代以來並廩犧局滌潔唐令
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不得筆扑傷損死則瘞之病
則易之凡牲方色難備則代以純色凡養牲必有副
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宋元大祀牲牢八滌別
養一依唐制

神牲所設官二人牧養神牲祀前三月付廩犧令滌
治如法其中祀滌三十日小祀滌十日者亦如之
凡郊廟犧牲已在滌者或有傷則出之死則埋之其
有疾者亦養于別所待其肥腩以備小祀中祀之用

若未及滌或有傷疾者歸所司別用景泰四年令禮
部鑄造牲字牢字火印各一會同太常寺及御史印
記各處解到大祀牛羊

舊制歲以十二月朔旦駕親臨閱以後每夕輪一大
臣繼視之蓋自五府及吏戶禮兵工五部通政翰林
堂上官之不司刑者皆與焉凡兔房鹿檻羊棧牛枋
猪圈周行歷視出入皆騎卒火甲人等護衛每夕鐘
定人靜乃出至中宵始回城門啟鑰以八次蚤復命
用騎卒自宣德年始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十四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鑿再校
南海孔昭鑿三校



